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DS
735
A2C43
1790
V. 6

LIBRARY
SEP 22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陽湖　趙翼　耘菘

三皇五帝

大戴禮五帝德及史遷五帝本紀皆專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號見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不得謂三代以前無此稱也第未有專指其名者其見於秦博士所議但云天皇地皇人皇而已孔安國書序乃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司馬遷則以黃帝入五帝之內而無少昊鄭康成依運斗樞註尚書中候則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司馬貞因之作三皇本紀亦

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孔頴達註尚書最尊安國故其駁鄭注謂女媧但修伏犧之道無所改作不得列於三皇既不數女媧則不可不取黃帝爲三皇又曰安國之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以下合之高辛堯舜乃爲五帝耳然頴達又云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帝繫本紀家語又皆以少昊即黃帝之子青陽是頴達雖尊安國亦未敢竟以黃帝入三皇之內少昊列五帝之中而顯與史記相戾也唐天寶中祀三皇則伏羲神農黃帝祀五帝則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蓋用頴達之說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繫詞所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

元人胡一桂又從而引伸之謂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黄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黄帝之文可見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黄帝軒轅氏本皆稱帝秦以前未嘗列之於三皇也其三皇之號終不可泯則仍以秦博士所謂天皇地皇人皇者當之而不必附會其人此論較爲直捷然近日王西莊又謂繫詞以羲農爲上古聖人黄帝堯舜爲後世聖人則羲農宜爲皇黄帝宜爲帝惟三皇中少一人則司馬貞據康成説以女媧充數亦未爲無據西莊最尊鄭學故持論如此要之去古愈遠載籍無稽傳聞異詞迄無定論又如三皇紀謂炎帝神農氏則神農卽

炎帝也而譙周古史考則以炎帝與神農爲二人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則軒轅即黃帝也而羅泌路史又以軒轅與黃帝爲二人歧說紛紜學者固未便臆斷矣

堯舜之禪不同

舜受終文祖攝位之後又二十八載堯乃徂落舜典所記甚明禹受命於神宗若帝之初亦是當舜在日即已攝位也乃禹攝後舜作何位置及享壽又若干典謨俱不載但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何也蓋舜之禪與堯之禪不同堯禪後竟全以天下付舜而已一無所與故舜攝位後察璣衡類上帝輯瑞巡狩封山濬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則雖命禹攝位而身尚臨御故禹既攝

之後其征苗也猶奉命而出及班師又勸舜修德以來之可知傳位雖有成命尚不同堯之退處養閒直至蒼梧之崩猶在帝位故書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蓋堯禪時已耄而倦勤舜禪時尚康強無恙觀於過百之歲猶遠陟江漢其矍鑠可見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乃愛閒謝事耳

東西周

武王定鼎於郟鄏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則河南也周公又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則洛陽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其時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

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則是時王城爲西周而成周爲東周矣及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河南桓公桓公之孫惠公又自封其少子班於鞏號曰東周則此東周又自西周之王城分出而并非敬王所都之成周矣分封於鞏者曰東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則仍西周之號此東周西周皆在河南而周王之都於成周自若也戰國策所謂周王者都於成周之王也所謂東周君西周君者則河南之都於王城及分封於鞏者也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曰故天子國明乎是時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於是東西各爲列國者即河南之東西周也而顯王

抱空名尙在成周直至赧王始滅則仍是敬王所遷之東周也說見呂氏大事記故高誘戰國策仍以東周列於首蓋以敬王所遷之東周在此故首篇卽載秦王求九鼎一事明乎鼎雖在西周而王則在東周鼎乃王之鼎西周不得而主之也鮑彪不知敬王以後周王常都東周而改以西周爲首所以致吳師道等之紛紛辨駁也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

改正朔不改月次之說

蔡九峯註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云商周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

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而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漢初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仍不改也以此知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見厥祖其後復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兩大事俱以十二月行禮明是商所以建丑之歲首而云十二月則仍以寅月起數至丑月則十二月耳非以丑月爲正月也蔡傳又於秦誓十有三

月次敘十一月項羽破函谷關十二月羽至戲漢書亦曰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十一月攻薛十二月雍齒降魏正月張耳等立趙王歇爲趙王而終之以後九月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沛公兵至霸上子嬰降下云春正月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顏師古註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改歷之後記事者用夏正追改之非實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則十月卽正月今此正月實當時所謂四月也　白虎通引尚書大傳言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三月殷以十

二月爲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周以十一月爲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洪邁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也　蔡邕月令問答云孟夏月令曰蟄虫始震在正月也　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熊朋來說曰陽生于子即爲春陰生於午即爲秋也

以上二說各有所據然則何所折衷曰當以孔子春秋爲斷春秋所書非時之變異不一而足今姑摘其最易見者證之如隱九年春三月大雨震電左傳云書失時也杜註夏之正月未可雷電故書也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無氷十月乃夏正之八月不應雪而雪春乃夏正之冬應氷而不氷故書也莊七

年春註云此春乃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也則并謂春夏秋冬四序周時亦同夏正以寅月起也　郎瑛七修類稿云史記秦漢紀年皆以十月起漸次及於正月而當閏之歲歸餘于終又皆爲後九月可見秦及漢初但改歲首而未改月次蓋以建亥之月爲正朔而建寅之月仍爲正月也

　改正朔卽改月次之說

泰誓十有三年春孔安國傳云此周之孟春也孔頴達云所以知周之孟春者衆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刘商王故知彼十二月卽周正建子之月也　詩維暮之春鄭康成註亦以爲周之季春

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註云周正月朔日也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也是周時以周正月爲正月夏正月爲正歲也　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是節氣仍舊而月已改也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朱子註亦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按禘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爲季夏四月爲六月也　呂氏春秋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日高誘註云秦以十月爲正月故於是月受明年歷日是呂氏月令雖從夏正而已見秦以十月爲正月也　史記秦本紀每年皆以十月起而敘漢高初爲漢王紀元之始亦卽曰漢元年十

年秋大水無麥苗麥何關於秋正以周之秋乃夏正之五月故將穫之麥及初種之苗俱爲大水所害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菽大豆也周十月爲夏八月故菽在田而遭霜害若夏之十月則菽已收豈爲霜殺乎且其時霜正應時何足爲異乎由此以觀則周改建子爲正朔即以子月爲正月可知也不惟月數改而春夏秋冬四季之名亦隨月數而改可知也周既以建子爲正月則秦改建亥爲正朔亦即以亥月爲正月可知也則史記漢書於秦及漢初紀年皆從十月起師古謂遷等以夏正追敘前事者信不謬也太初改歷本史遷及洛下閎建議故既改從夏

正之後遂以夏正追敘前事而以秦漢之春正月爲冬十月也不然則豈有一歲之首即以冬十月起數者乎孔安國亦係漢武時人身經太初改歷見從前承秦舊制以亥月爲正月故知周亦必以子月爲正月而於尚書泰誓註之由此可定蔡傳所謂商周但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說究屬臆見然何以小雅四月維夏論語暮春者及呂氏月令之類周秦亦有夏正錯見也曰吾固於前說備論之矣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爲人統古來原有此三正更迭爲用故甘誓已有怠棄三正之語初不自三代始商周雖改建丑建子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如尚書大傳所云王者存

三代之後聽其仍用祖宗舊朔也民間稼穡之事盡亦聽以夏正從事迨夫習用既久周室衰微不復頒朔遂但知有夏正而并忘本朝之正朔故朝廷雖行周正於上民間自行夏正於下至戰國而列國亦無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錯見於經書也太初改朔之後史遷不特以夏正改敘秦漢事按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公羊傳則以爲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馬貞索隱謂公羊用周正而史記則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爲之明年其後稱孔子卒七十二歲亦少一年也則史遷敘周事并用夏正追改矣

郡縣

田汝成謂郡縣不始於秦而引左傳晉分祁氏之田爲七縣羊舌氏之田爲三縣事在周敬王八年以爲秦未置郡縣以前之明證此蓋據秦孝公用商鞅變法集小鄉邑聚爲縣及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爲秦置郡縣之始故在敬王後也不知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及五鄙爲縣之制見於周禮則置縣本自周始蓋係王畿千里內之制而未及於侯國若侯國之置縣則實自秦始而非列國先有此制也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蓋因周制王畿內有縣故彷之每得一地即置縣以爲畿內也）按秦武公十年乃周莊王九年魯莊公六年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

十八年則列國之置縣莫先於此安得以百七十餘年以後晉人置縣之事以爲先於秦耶惟國語管仲對齊桓有十鄉爲縣之説齊桓與秦武同時則齊與秦之置縣未知孰先孰後然考之管子書但有軌里連鄉邑卒之類無所謂縣者則國語所云十鄉爲縣之説或後人追記之訛而齊桓時尚無縣制管子山國篇有某縣之田若干之語則置縣之自秦武始更不待辯也國語晉惠公許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曰君實有郡縣其時列國俱未有此名而秦先有之尤爲明証自後列國之有縣蓋皆因秦制而彷之秦楚相近故楚之設縣亦最早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有夷于九縣之語註謂魯莊十四年楚滅息十六年滅鄧之類又莊王滅

陳殺夏徵舒因縣陳則秦武公置縣後不久楚亦設縣也秦晉相近故晉之設縣亦較先如分祁氏羊舌氏之田爲縣是也然皆在秦武公後則不得謂設縣不自秦始也惟設郡之始秦不經見惠文君十三年秦取漢中地始置漢中郡而惠文十年魏已納上郡是魏有郡在前秦有郡在後故吳師道謂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然據晉惠公所云君自有郡縣之語在魯僖九年則有郡亦莫先於秦不得謂設郡不自秦始也惟古時縣大而郡小戰國以後則郡大而縣小左傳趙鞅與鄭戰誓于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註引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郡此縣大于郡之証

也據此則郡亦周制國策甘茂曰宜陽大縣名爲縣其實郡也尉繚曰秦之强諸侯譬如郡縣之君史記魏納上郡十五縣此郡大於縣之証也呂氏大事記亦云春秋時郡屬于縣戰國時縣屬于郡此又郡縣大小不同之源流也

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

漢時凡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旣無書籍又少師儒自武帝嚮用儒學立五經博士爲之置弟子員宣帝因之續有增置於是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普慶大小戴之禮嚴氏顏氏之公羊春秋瑕邱江公之穀梁春秋皆在太學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興起太學博士舍齋崇又

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顯帝時吏修黌序于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人主之倡學者必以京師爲歸漢書翟方進傳方進欲至京師受業其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後漢書光武紀帝初之長安受尚書楊終年十三爲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周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左氏傳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張衡入京師遊太學遂通五經魏朗亦詣太學受五經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曾益年十六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閉戶講誦包咸少時

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魏應詣博士受業習魯詩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葢其時郡國雖已立學如文翁之治蜀修起學館招子弟爲學官童子宋均之令辰陽立學校任延爲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掾吏子孫皆詣學受業李忠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爲盛故士無有不游太學者及東漢中葉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矣

郡國守相得自置吏

漢時郡國守相皆自置吏葢猶沿周制唐書魏元同疏曰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而命之曰愼簡乃僚此令

其自擇下吏也周官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則掌與賢詔事是分任羣臣而統以數職也漢時諸侯自置東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則牧守自置之按漢書高五王傳贊漢初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羣卿以下漢獨爲置丞相而已是諸侯幷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懲吳楚之禍乃罷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自置則其令漸嚴然二千石以下猶得置故通典謂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國自置吏之故事也後漢書和帝問陳寵在郡何以爲理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

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且不得而侵之也此郡守自置掾屬之故事也又郡守置掾屬并皆用本郡之人杜氏通典謂漢時惟三輔許兼用他郡人按漢書循吏傳黃霸淮陽人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其餘則否京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請尤可見掾屬無不用本郡人也魏晉六朝猶仍牧守置吏之制後周書蘇綽傳云今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是宇文周時尚然隋書劉炫對牛宏謂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據此

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唐時亦尚兼用漢制沈既濟疏云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州縣耳韓佽傳云佽為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叅軍至縣令三百餘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量才補職則并州縣亦觀察所置矣顧寧人引之以為古時置吏得人皆由於此然此亦矯枉過正之論吏歸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聽長官辟置無論末俗澆漓貪緣賄賂之風必甚即其中號為賢智者亦多以意氣微恩致其私感觀史策所載屬吏之於長官已有君臣分誼降及後世若行之不變未有不成黨援門

尸背公向私者春秋時晉殺欒盈令欒氏之臣勿從其臣辛俞行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世隸欒氏于今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乎魯昭公攻季孫氏孟孫叔孫謀救之叔孫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則無叔孫曰然則救之于是撞西北隅而入昭公遂敗是春秋時家臣之狥其主而忘公家已如此降及東漢氣節相矜并至有甘以身殉者王充論衡云會稽孟章父英為郡決曹掾郡將撾殺無辜英引為己罪代將死章為郡功曹從太守討賊為賊所沮亦代將死後漢書臧洪為太守張超所置功曹超遣詣幽州中道為袁紹所

留以洪爲東郡太守會曹操圍超洪乞師于紹以救超紹不許超竟破滅洪乃與紹絶紹興兵圍之至城破被執不悔卒以死殉公孫瓚初爲劉太守郡吏太守坐事從日南瓚祭先人冢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今與先人辭于此遂隨太守往（亦見魏志）太守歐陽歙欲舉督郵繇延主簿將引延上郡吏郅惲起而言曰延資性貪邪明府以惡爲善主簿以直從曲此旣無君亦復無臣則并顯然有君臣之稱矣劉表遣從事韓嵩詣許欲以覘虛實嵩曰若至京師天子假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不能復爲將軍死也更可見未仕於朝者猶爲私臣也甚至有爲舉主及長官持服者荀爽爲司

空袁逢所辟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桓鸞爲太
守向苗所舉孝廉除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官
奔喪終三年此爲舉主持服者也王吉被誅故人莫敢
至者獨屬吏桓典收斂歸葬服喪三年刘瓚以寃死王
允爲瓚吏獨隨至京送喪還其家終三年乃歸此爲長
吏持服者也後魏書公孫邃爲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
服詔曰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
無服殊覺寥寥可齊衰三月則感恩知己私自制服之
例且上達朝聽至發詔爲定令矣南史宋武陵王誕反
或勸其長史范義出走義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
柳慶遠傳梁武初爲雍州刺史辟慶遠爲別駕慶遠謂

人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盡誠協贊遂成
帝業可見六朝猶沿漢時長官得自置吏之制而為所
置者輙有君臣之分抱節者雖能周旋患難究何益于
公家桀黠者且至傾心于其主如慶遠等出死力以抗
朝廷此又長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寧人但見後世選
法不盡得人而以為不如古制抑知古制有不可復用
者唐時固亦嘗兼用辟吏之法然如韋皐在蜀幕僚雖
官顯不使入朝卽署為屬州刺史竟有終身不得見天
子者不特此也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李光弼為副知
留後事白敏中為邠寧節度使亦表蔣伸為副是節度
副使亦得由藩鎮自置矣安祿山之能叛豈非以數年

前請以蕃將易漢將故得廣樹腹心一朝舉事爭為効
力遂至傾陷兩京唐祚幾覆故德宗晚年方鎮副倅多
自選于朝防一日有變則就授以節制盖深慮威柄下
移易致尾大之漸也

漢初分郡之大

漢初設郡所重者中原之地故布置客而幅員較小自
京兆馮翊扶風所統外如河東太原上黨雲中雁門代
郡定襄則今之山西省也河南河內陳留潁川汝南南
陽魏郡則今之河南省也齊燕之地亦彷此計今一省
之地漢時本有八九郡兼有王侯國在其間原不甚稀
濶若會稽郡則幾及今之江浙二省南郡江夏二郡則

卽今之湖北一省桂陽武陵零陵三郡則今之湖南一省廬江九江豫章三郡則今之江西一省南海鬱林蒼梧合浦四郡則今之廣東西二省遼東遼西元菟樂浪四郡則今之關東及高麗一國盡其時蠻夷之地甫經開闢人戸稀少賦稅訟獄亦皆輕減故疎濶如此（懶真子錄亦云漢郡之大只以會稽一郡考之縣二十有大吳卽蘇州也烏傷卽婺州也昆陵卽常州也山陰卽越州也由拳卽秀州也太末卽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鄮四明也以此考之卽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至三國時則漸分裂如吳志孫策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則漢時會稽一郡之地已分爲二又夏侯元傳萬戸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戸以上令長如故則其地之小益可見矣

漢時陵寢徙民之令

漢制天子即位即營陵寢而徙富民以實之漢書景帝
五年作陽陵募民徙陵戶賜錢二十萬武帝初置茂陵
賜徙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昭帝爲母起雲陵募徙者
賜錢田宅蓋其時僅徙民而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輔
富人平陵則漸及富民矣宣帝時募吏民貲百萬以上
徙於昭帝平陵以水衡錢爲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
丞相下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以上者則并及於
達官矣元帝築壽陵乃勿徙詔曰安土重遷民之性也
今使其棄墳墓破產失業非計也令所爲陵勿置縣邑
使天下咸安土樂業成帝作初陵繼又改新豐戲鄉爲
昌陵又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者哀帝作義陵始

又詔勿徙今按主父偃傳偃奏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姦猾上從之似此議剏於偃然車千秋傳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則高祖陵已徙民矣史記籍孺閎孺皆徙家安陵則惠帝陵亦徙民矣今見於列傳者朱雲魯人魏相定陶人皆徙平陵何並之祖父平與人以吏二千石徙平陵平當鄭崇之祖父皆以貲百萬徙平陵蕭望之蘭陵人史丹魯人尹翁歸平陽人韓延壽燕人馮奉世潞人皆徙杜陵又有一家而數徙者金敞傳所謂近臣皆隨陵爲園邑也張湯本居杜陵地子安世在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復還杜陵杜周徙茂陵至延年又徙杜陵韋賢以昭帝

蔣徙平陵其子元成別徙杜陵張一之祖徙茂陵敞又徙杜陵此皆徙民故事也按漢制人君即位即營陵寢固是先事儲備然多入貢賦以實其中則立法甚謬晉書建興中盜發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多耶綝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供賦三分其一入之武帝享國長久比崩而茂陵不能容物赤眉亂取陵物不能盡今猶有委積珠玉此霸杜二陵猶是儉者耳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陵皆以瓦器不得用金銀銅錫爲飾劉向諫昌陵疏亦言孝文薄葬足以爲式而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晉書索綝傳又有此盜發霸陵金玉之事則文帝陵藏物亦已多唐

書虞世南亦謂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三分貢賦以一入之後赤眉入長安取之累月不盡藏漢制本如是也此則徒以耗天下之財而轉招摸金發邱之禍矣

大臣有罪多自殺

史記甯成傳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者其時大臣多自貴重不肯屈辱於獄吏故也仲長統謂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自裁之端自是以來遂以成俗按賈誼疏大臣有重罪則白冠氂纓喪服也槃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示以自刎也武帝初以文學進用趙綰王臧竇太后不好儒乃陰求綰臧罪召案綰臧即日自殺張湯被罪上使趙禹責湯湯不服禹曰天子重致君

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對簿爲湯乃自殺後上知湯爲三長史所陷盡誅三長史而丞相莊青翟亦與三長史有謀青翟亦自殺李廣失律召對簿廣不肯對簿自殺李蔡以丞入侵廟堧地當下吏亦自殺周陽由與郡守勝屠公相訐勝屠公義不受刑乃自殺蕭望之被收入獄呼朱游曰游趣和藥來遂飲鴆死朱博爲丞相坐事當詣廷尉乃自殺馮參以中山太后弟被累詣廷尉乃自殺後漢司徒劉方策免自殺竇憲收印綬即日自殺楊震罷歸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自殺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體寧輕生以免辱亦一時風尚使然也後遂有以此爲例而逼令死於家者翟方進傳成帝賜冊曰今賜

君上尊酒十二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丞相有大罪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車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即以丞相不起聞此賜死法也亦見衛宏漢官舊儀按賜牛酒本朝廷所以優大臣告病之禮史記公孫宏傳宏以病乞骸骨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疾瘳仍起視事是也今賜大臣死亦用之使若病終又以全大臣之體也

刺史守令殺人不待奏

漢書義縱爲定襄守掩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兄弟私相入視者亦二百餘人一切捕鞫坐以謀爲死罪

解脫盡殺之共四百餘人尹賞為長安令治獄穿地深數丈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獄捕得少年惡子數百人盡入獄數日發視皆相枕藉死何並為長陵令侍中王林卿犯法並急追之林卿令奴冠其冠自代並至斬其頭懸都亭下後漢書史弼為河東太守當舉孝廉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屬之弼即付獄拷死董宣為北海相有大姓公孫丹造宅卜者以為當有死者丹乃殺路人置尸舍下以厭之宣即收丹父子殺之其親黨三十餘人操兵稱冤宣又盡殺之可見當時守令殺人不待奏報也不特此也嚴延年為涿郡守遣椽趙繡按鄉豪高氏繡為輕重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若延年意怒乃出

重劾延年遂知其意俟其自輕時索其懷得重劾即收
入獄殺之李膺爲司隷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爲野王
令貪贓無道懼膺威嚴逃還讓第藏於合柱中膺破柱
出殺之橋元爲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貞有贓罪元收
考竟笞死于市王宏爲恒農太守有事宦官買爵者雖
二千石亦拷殺之則并可專殺職官矣又小黃門趙津
南陽大猾倚中官勢犯法南陽太原二郡守案其罪殺
之杜詩爲侍御史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掠勑曉
不改遂格殺廣則并可專殺中官及武臣矣王溫舒爲
河內太守始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置驛奏請所捕豪
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得報二日而至所誅殺流血十

餘里盎豪猾族刑非常法故特奏若罪之麗于常法者不奏也元后傳繡衣御史暴勝之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是誅二千石須奏誅千石以下不待奏也按漢制棨戟即爲斧鉞故凡列棨戟者即得專生殺見後漢書郭躬傳魏晉六朝則以持節爲重南齊書王敬則枉殺路氏氏家訴寃上責敬則人命至重何以不啓聞敬則曰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謂應得殺人是六朝凡刺史持節者亦皆得專殺故累朝雖有詔申禁如宋孝武詔非臨陣不得專殺其罪人重辟皆先上須報乃行違者以殺人論罪告戒未嘗不嚴切也然南史吉翰爲刺史典籤欲活一囚因翰入關齋日上其事翰明日謂典籤曰

卿意欲活此囚但囚罪重卿欲活之便當代任其罪乃
收與鉞殺之是刺史并得殺鉞帥矣沿及隋唐尚仍舊
制隋書陳孝意傳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孝意力諫不聽
乃解衣請先受死威乃釋囚是隋時刺史亦得殺人也
唐書劉仁軌爲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寧暴横仁軌榜
殺之太宗以其剛正擢爲咸陽丞封氏聞見記崔立爲
雒縣有豪族陳氏爲縣錄事向來縣令以下受其饋皆
與之乎交立到任陳氏猶以故態見立命伍伯曳之杖
死陳氏子弟相率號哭圍塞階屏立一一收錄盡殺之
是唐時縣令縣尉猶得專殺人也至於軍旅之際更不
待言李光弼以侍御史崔衆狂易收繫之會使者至拜

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
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乃斬衆以狗兵
馬使張用濟赴軍逗遛光弼亦斬以狗真源令張巡守
雍邱大夫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以力不敵賊勸巡降
巡設天子畫像於堂遂斬六人張鎬按軍河南以刺史
閭邱曉不救睢陽致張巡陷沒亦杖殺曉此更因軍事
嚴切不可以常法論也直至有宋州郡不得專殺之例
始嚴宋史本紀太祖嘗曰五代諸侯跋扈枉法殺人朝
廷不問自今諸州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視者
爲令自此諸州大辟皆上刑部審覆然宋史李及知秦
州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于市吏執以來及方觀書

略問數語卽命斬之王詔知汝州有鑄錢卒罵大校詔卽斬以狗舒亶爲臨海尉有使酒罵後母者亶命執之不服卽斬之是宋時州縣亦尚有專殺之例也

漢時大臣不服父母喪

漢自孝文帝遺詔以日易月遂著爲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喪漢時翟方進傳方進遭母憂自以備位宰相不敢踰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卽起視事是也其有欲行喪者則必須奏請後漢書趙憙傳憙遭母憂乞身行喪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桓焉傳焉爲大傳以母憂自乞詔以大夫行喪踰年卽奪服桓郁傳郁亦以母憂乞身詔以侍中行服鄧騭遭母憂乞身行服章連上乃

許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竝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朝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其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者詔下公卿議多以爲不便愷獨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謂宜以身先之而議者謂不便是猶濁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后乃從之然趙岐傳岐爲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又荀爽傳爽奏曰孝文皇帝過自謙抑故遺詔以日易月今公卿大臣政教所瞻而父母喪不得奔赴何以教天下是元初以後行喪之制又廢考安帝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

史二千石行喪服延熙二年復斷此制是終漢之世行喪不行喪迄無定制惟其有不服喪之制而士大夫有獨行已見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如銚期傳期父卒服喪三年鄉里稱之是也并有以兄弟喪而去官者如楊仁爲什邡令以兄喪去官譙元爲太常丞以弟服去官是也晉書鄭默爲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懇終喪遂改法定令大臣終喪自默始及華廙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輒還仍遭父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迄旨是晉時大臣亦不行三年喪至鄭默奏請始定終喪之制也

兩漢六朝謚法

漢以來謚法皆與其官爵并稱大者則曰某王次曰某侯蓋猶春秋戰國之遺法也漢書霍去病謚景桓侯周緤謚貞侯靳歙謚肅侯傅寬謚景侯之類其時凡賜謚

者本皆列侯故皆云某侯而未有稱伯子男者六朝時
則又按其官位之大小而分别王公侯伯子如王琳謚
忠武王刘秀之謚忠成公王宏謚文昭公王儉謚文憲
公沈慶之謚忠武公王敬宏謚文貞公徐勉謚簡肅公
王茂謚忠烈公褚淵謚文簡公刘劭謚昭公王廣之謚
壯公柳慶遠謚忠惠侯蕭穎達謚康侯曹世宗謚壯侯
呂安國謚肅侯蕭景先謚忠侯刘善明謚烈伯蕭赤斧
謚懿伯沈君理謚敬子沈君高謚祁子陸繕謚安子沈
炯謚恭子陸杲謚簡子庾杲謚貞子于凡謚皆連爵并稱
非如後世但賜某謚也又裴子野傳先是五等君及侍
中以上乃有謚子野以令望特賜謚貞子陶宏景賜謚

貞白先生刘瓛賜謚貞簡先生北史李謐賜謚貞靜處士此則官位例不及謚而出於特恩者乃後世特賜謚之始也後漢書夏恭卒諸儒私謚曰宣明君朱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体行謚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陳實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謚爲文範先生此又後世私謚之始也然私謚究非禮故荀爽嘗著論正之見後漢書爽本傳又宋史張載卒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司馬光曰禮記言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檀弓書禮所由失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曾子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

天子則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歿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是溫公亦以私謚爲非禮與爽同

按左傳楚太子商臣弑成王先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則古人之謚有在將死時者按國語楚共王將葬議謚子囊謚之曰共則古法上謚必在將葬商臣於成王之死而即謚之乃悖逆之爲非常例也衛靈公出奔北宮喜及析朱鉏復之靈公賜喜謚曰貞子賜鉏謚曰成子則又有生前定謚者楚共王臨卒謂諸臣曰我死請爲靈若厲蓋自謙也則又有生前自謚者又古謚法多用一字間有二字者如考烈慎靜之類也并有用三字者如貞惠文子是也然大概用一字居多近代謚法率用

二字益便於其子孫之稱也唐書呂諲卒博士獨孤及謚曰肅嚴郢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及謂義在美惡不在多名文王周公晉重耳謚曰文冀缺甯俞隨會謚曰武二名之謚非古也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一名不盡其善故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興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不可偏廢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故曰貞褊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王珪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皆當時宰相謚不過一名而曰故事當二名殊所未聞乃不改後鄭珣瑜卒博士徐復謚曰文獻李巽謂二謚非古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

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成漢也乃詔從復議此後世二名之謚之所始也又古人易名之典必核其人之生平未嘗專著其美而諱其惡秦漢以上不具論晉書陳準死太常議謚嵇紹曰謚所以垂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準宜謚曰繆何曾卒議者以其食日萬錢謚曰繆醜謝石卒范宏之議以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墨襄公宋書何勗謚荒公南史蕭子顯卒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蕭韓卒謚替侯沈約卒謚隱侯徐陵卒謚章僞侯周敷爲周迪所欺被害謚曰脫北史鄭羲卒尚書奏謚法愽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乃謚爲文靈魏子忠

謚武醜穆崇死請謚太祖覽謚法述義不克曰丁遂謚爲丁公後周薛善謚繆宇文直謚刺唐書許敬宗卒博士以其棄子荒徼嫁女蠻中謚曰繆其孫訟之始改謚蔡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好巧自是謚曰專他如李程謚繆房式謚傾馬暢謚縱韓宏謚隱韋綬謚通醜于頔謚厲高璩謚刺裴延齡謚繆元載初謚曰荒德宗改爲成縱楊炎初謚肅愍孔戣駁之乃改平厲宋夏竦初謚文正司馬温公駁之因改謚文莊陳執中卒韓維上疏請謚榮靈是唐宋時謚猶兼美惡也近代有謚者但于美謚之中稍存輕重而無復加以惡謚者葢古時三品以上例皆贈謚而其人之賢

否不同故考行易名不能無褒貶近代大臣身歿其應贈諡與否禮部必先奏請而得諡其人必爲朝廷所眷惜之人其諡自有褒無貶也諡之最醜者莫如煬左傳史記所載不具論漢惟東平王雲長沙王旦元魏初有紇那追諡曰煬帝陳後主死於隋贈長城公諡曰煬此外則隋煬帝金海陵煬王皆名實相稱惟後周齊王憲身爲賢王而寃死死後亦諡曰煬此最枉者

漢唐食封之制

秦漢時列侯無封國者曰關內侯其有封地則即食某地之戶而自遣人督其租至唐猶然史記吳楚七國反時列侯當從征者其封邑皆在關東欲貸子錢而子錢家以勝敗未可知不肯貸此漢時封邑食租之大概也後漢書注封邑每戶輸錢二百唐書霍王元軌常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貿易

取贏王曰汝當正吾失反誘吾以利耶王嗣立傳中宗時恩降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縣皆據天下上腴隨土所宜牟取利入爲封戶者急於軍興嗣立極言其弊請以丁課盡送大府封家詣左藏支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宋務光亦言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乞以封戶均餘州並附租庸使歲送停封使息驛傳是徵租者并乘驛矣宋璟傳武三思封戶在河東遭大水璟奏災地皆蠲租有詔三思者謂穀雖壞而蠶桑故在請以代租爲璟所折張廷珪傳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在河南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廷珪固爭得免可見

唐時封戶之受困雖國賦不至此也睿宗時始定實封節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實封百戶歲給絹八百匹綿六百兩不兼宰相者每百戶給絹百匹諸衛大將軍每百戶給三十五匹葢至是始改制封家不得自徵而一概盡給於官矣

元魏子貴母死之制

漢武帝將立昭帝為太子先賜其母鈎弋夫人死葢懲呂后之禍也元魏則遂以此為定制道武帝晚而生明元將立為太子乃賜其母劉貴人死道武謂明元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使外家為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祖為長久計明元哀泣

不自勝道武劉皇后傳云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必先賜死后以此法薨劉皇后即劉貴人也又明元帝杜后亦如此世祖即位轉奉乳母竇氏爲皇太后文成帝妃李氏初爲宮嬪生獻文帝將立爲太子馮太后依故事令其條記南中兄弟臨决搥胸慟哭而死孝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帝仁恕不欲襲前事亦因馮太后意仍依舊制慘死惟世宗靈后胡氏孕肅宗時宮廷中以故事惟祈生諸王公不願生太子獨胡氏言天子豈可無太子何可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宗嗣乎同列又勸后爲計后不聽嘗誓云所懷是男將爲長子子立身死所不辭也及生肅宗後竟不賜死肅宗立尊

爲皇太后遂臨朝稱制恣行穢濁幷鴆肅宗而魏隨以亡后亦爲爾朱榮沉於河而死子貴母死本屬矯枉過正漢之馬鄧宋之章獻宣仁何嘗不有功于國家乃必使人主先絶其天性之親則已大悖乎孝治天下之義何以君臨天下卒之防患雖嚴而偶一破例前此數代之寃禍即中於此一人以報之馴至破家亡國是知滅絶天性以防禍者未有不轉召禍也

元魏族誅之法最慘

夷三族本秦之酷法漢文帝始除收帑相坐律然景帝於鼂錯武帝於郭解主父偃等猶皆族誅洎及三國六朝此刑不廢而元魏尤最慘衛王儀之弟觚使于燕爲

所殺太祖平中山收害觚者傳高霸程同等夷五族崔浩之誅也清河崔氏無遠近皆死又波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則母黨妻黨及女家俱誅矣其時浩等百二十八人皆族賴高允諫故僅施之浩世祖曰非允言當有二三千人流血矣崔頤崔模與浩敘族因浩平日常輕其家世模曰桃簡濬名止可輕我豈合輕周兒頤名此詔流聞已久二家始得免崔寬以遠來疏族亦得免可見當時族誅之令果係同族皆不免也刑罰之濫至此極矣迨孝文帝始減令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一門門誅者止其身常員與常禽可誣謗朝政有司奏夷五族詔罪止一門稍輕減矣孝文時崔挺諫曰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

盜跖之誅不亦哀乎故帝滅其制然一人犯法累及門族仕宦時未必共享其福誅戮時乃共受其禍揆諸罪人不孥之義可痛心也卒之河陰之役諸元爲爾朱氏殲滅幾盡北齊文宣帝又以光武中興爲王莽殺諸刘不盡乃大殺元氏子孫本紀謂殺三千餘人元韶傳謂死者七百二十餘人豈非當日族誅之報耶後世惟謀反者門誅謀叛者其孥僅流徙可謂仁至義盡矣唐李錡反伏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問蔣乂一房自大功乎乂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可昧其勳乎曰期可乎乂曰期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可盡削其子乎乃止錡一身及其子息是門房亦尚無定制也

元魏百官無俸

北魏之制百官皆無祿高允在世祖時猶令諸子樵採以自給至孝文帝始班俸祿戶增調三匹穀二斛九升

以爲官司之祿以十月爲首每季一請又于忠傳高祖以國用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至忠得政始復之是制祿後文有減削也北齊文宣紀自魏孝莊後百官絕祿文宣卽位始復給焉則于忠復頒俸之後孝莊時又停直至齊文宣再給也

華林園有三處

六朝時華林園凡有三處其在洛陽者裴松之魏志註云本東漢之芳林園魏明帝靑龍三年於其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魏略明帝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羣臣皆負土成山樹松柏竹木於其上捕山禽雜獸於其中及齊王芳卽位以芳字犯諱乃改爲華林後北魏孝

文帝遷洛又葺之魏書崔長文傳孝文[illegible]遷洛命長文
營構華林園又茹皓傳皓領華林諸作為山於天淵池
西採北邙佳石徙竹汝潁頗有雅致太和二十年二月
幸華林園聽訟于都亭八月又幸華林親錄囚徒二十
二年八月講武于華林孝明帝熙平元年詔放華林野
獸於山澤孝昌二年詔直言敢諫之士大集華林東門
人別引見共論得失爾朱兆破元顥孝莊帝渡河先入
居華林園又南安王正為相州刺史帝餞之於華林都
亭詔並賦詩不能者聽射北海王詳嘗別住華林園西
隅宣武帝每潛至其處肆飲終日楊椿告老孝莊帝宴
於華林園下御座執手流涕楊津傳咸陽王禧反宣武

帝馳入華林園惟津不同逆高肇傳宣武引見肇於華林肇惶懼舉動失儀此洛陽之華林園也其在鄴都者晉載記石虎使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運土築華林苑于鄴北又鑿北城引水以灌之蓋彷洛陽之華林園而爲之其後東魏遷鄴仍以爲游幸之所孝靜帝天平四年幸華林園理訟元象元年幸華林都堂聽訟又嘗宴高澄於華林園北齊孝昭帝篡位時令平秦王高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斬娥永樂武成帝寵其子儼以爲中丞大司徒使以鹵簿儀衛導之出帝與胡后在華林東門隔幕觀之此鄴中之華林園也其在建業者金陵新志云在臺城內本吳舊宮苑也晉南渡

後倣洛陽園名而異之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聽訟於華林園少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文帝又築景陽山於華林園齊東昏於華林設市所謂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梁武帝命於華林園總集釋典簡文帝遊華林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此建康之華林園也三處皆有華林園閱史者幾致淆惑故分析於此蓋其始本自洛陽有華林園因而晉南渡後以吳時舊宮苑倣之於是有建康之華林石虎都鄴亦倣洛陽規制於是有鄴都之華林古時宮苑多有倣舊名而爲之者如長安有樂遊原乃漢宣帝建樂遊廟於其地因有此名後隋文帝旣遷長安於故城北

二十餘里而唐時太平公主築池觀於樂遊原上則必
非漢時樂遊舊地可知地改而名仍舊也又金陵亦有
樂遊苑建康實錄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
樂遊苑顧野王輿地志所謂覆舟山在樂遊苑内是也
漢武帝鑿昆明池于上林以肄舟師而金陵之元武湖
亦號昆明池太平御覽京都記齊武帝習水軍于其中
號曰昆明池沈約登覆舟山詩所謂南瞻儲胥館北望
昆明池是也

陔餘叢考卷十七

陽湖　趙翼　耘菘

三大遷

盤庚遷殷慮民之不願幾經誥諭猶不勝蕩析離居之怨後魏孝文將遷洛亦慮羣下不從乃以南伐爲名發自平城羽騎三十餘萬既至洛陽趣前軍先發羣臣苦諫魏主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羣臣不得已始定遷都之計葢動大衆興大役如此之難也乃董卓遷獻帝都長安會議之日即趨大駕西行令部將燒洛陽城外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居一埽而盡徙洛陽數百萬口

步騎驅蹙更相踐踏積尸盈路莫有敢不從者高歡以洛陽西近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魏帝於鄴書下三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亦莫敢拒朱溫刼唐昭宗遷洛陽使寇彥卿迫請即驅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栰浮渭而下雖號泣滿路而都竟遷勞民動衆之事往往有以無道行之而克濟者

六朝重氏族

六朝最重氏族葢自魏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選舉多用世族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當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謝宏微傳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散騎侍郎張纘傳秘書郎四員爲甲族起家之選他人不得

與徐堅初學記亦謂秘書郎與著作郎江左以來多爲貴游起家之選故當時諺曰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齊明帝制寒人不得用四幅繖梁武帝紀舊制甲族以二十登朝後門以過立始試吏魏孝文光極堂大選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王儉屬王瑱用東海郡吏瑱曰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轍當乞寒賤省官何爲復奪之此其大較也是以矜門第者高自標置崔㥄嘗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荀伯子亦謂王融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耳其視後門寒素不啻如良賤之不可紊越趙邕寵貴一時欲與范陽盧氏爲婚盧氏有女其父

早亡叔許之而其母陽氏不肯攜女至母家藏避崔巨倫姊眇一目其家議欲下嫁巨倫姑悲感曰吾兄盛德豈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右軍將軍王道隆權重一時到蔡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興宗亦不呼坐何敬容與到溉不協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以其祖彥之擔糞也間有不恃門第肯降心俯就卑秩如羊欣王筠之流已傳爲盛德之事羊欣傳不肯爲會稽世子元顯書扇元顯乃以欣爲後軍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不以爲意王筠傳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筠初仕爲尚書郎或劝不就筠曰陸平原王文度皆嘗爲之吾得比踪昔人何多所恨而單門寒士亦遂自視微陋不敢與世家相頡頏如吳逵有至行郡守王韶之擢補功曹逵以門寒固辭不就宗越本南陽次門以事黜爲役門後立軍功啟宋文帝求復

次門其有發跡致通顯得與世族相攀附已爲榮幸之極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徐孝嗣謂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曰我南沙小吏徼倖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夫復何恨會稽郡最重望計及望孝蔡興宗爲郡守舉孔仲智子爲望計賈原平子爲望孝仲智本高門而原平一邦至行遂與相敵孫搴寒賤齊神武賜以韋氏爲妻韋氏乃士人女時人榮之郭瓊以罪死其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以賜陳元康元康地寒人以爲殊賞可見當時風尚右豪宗而賤寒畯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請各郡立學取郡中淸望人行修謹者爲學生先儘高

門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貢舉猥濫乃詔州郡愼所舉亦曰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楊公則之在湘州也悉斷單門以前求州職者所辟皆州郡著姓梁武至班下諸州以爲法宋弁爲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抑降反爲時人所非張纘李冲李彪樂運皇甫顯宗之徒欲力矯其弊終不能挽回萬一纘爲吏部後門寒素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李冲以魏孝文右高甲出身各有常分之詔上疏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地爲欲贊益時政李彪疏曰陛下若專以門第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顯宗曰陛下不應以貴承貴以賤承賤樂運曰選舉當不限資蔭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甚至習俗所趨積重難返雖帝王欲變易之而不能者宋文帝寵中書舍人宏興宗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爾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宏將坐球舉扇曰卿不得爾宏還奏帝

曰我便無如此何他日帝以語球欲令與之相知球辭
曰士庶區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紀僧眞自寒官歷
至尉軍府參軍主簿宋孝武帝嘗目送之曰人生何必
計門戶紀僧眞堂堂貴人所不及也其寵之如此及僧
眞啟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
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
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命左右移吾牀讓客
僧眞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路太后
兄慶之孫瓊之詣王僧達僧達了不與語去遂焚瓊之
所坐牀太后泣訴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
辱乃其宜耳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官樞要欲詣同省

張敷恐其見輕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坐及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赳等失色而去建元中欲以江謐掌選詔曰江謐寒人不得等競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用一寒人至特發明詔似有不得已者侯景之請婚於王謝也梁武帝曰王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而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乞上籍出身州從事始興王憺命庾蓽用之蓽不可憺不能折乃止後蓽子喬爲荆州別駕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州主簿梁元帝勒喬聽興話到職喬曰喬忝爲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爲雁行元帝乃停興話北齊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崔㥄妹

爲妃敕其使曰好作法勿使崔家笑人歷觀諸史可見當時衣冠世族積習相仍其視高貲膴仕本屬分所應得非關國家之簡付毋怪乎易代之際莫不傳舍其朝而我之門戶如故也甚且以革易爲遷階之地記傳所載遂無一完節者而一二捐軀殉國之士轉出於寒人世風至此國誰與立可爲浩嘆者也唐書高士廉傳太宗以山東人士好尚閥閱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先宗室後外戚抑新門褒舊望右膏粱左寒畯第爲九等而崔氏猶爲第一太宗列居第三詔曰曩時南北分析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天下一家當朝擢用古稱立德立功立言

次卽有爾遂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氏族誌頒行天下然則此風唐初猶未艾太宗固嘗欲力矯其弊然觀士廉及李義府傳謂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後房元齡魏徵李勣等仍與爲婚故望不減義府爲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後轉益自貴稱禁婚家凡男女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云杜羔傳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可見唐中葉以後民間猶仍此風五代史崔居儉傳崔氏自後魏隋唐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子孫猶以門望自高又唐莊宗以盧程不能草文書

乃用馮道爲掌書記程故名族也乃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耶則五代時猶有此風矣袁朗傳袁自漢司徒滂至朗凡十二世爲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顗粲皆死難朗自以人地雖瑯琊王氏多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爲伍朗孫誼亦曰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媾重利祿何足重哉此則以節行爲門戶較勝於勢位相高者矣

譜學

南史王僧孺被命譔譜而不知譜所自起以問劉杳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於周代也按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是

譜學之起於周無疑唐柳芳之論曰三代多世官其後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宣成氏于官則司徒司馬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匠陶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鄧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權歸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有司選舉必稽譜牒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于是賈氏王氏譜學出焉晉太元中賈弼撰姓氏簿狀朝廷給以令史繕寫藏秘閣及左右戶曹凡七百十二篇宋王宏劉湛好其書何承天亦有姓苑

二篇湛又誤百家譜以助銓序齊永明中王儉又廣之而弼所誤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譔姓氏要狀十五篇希鏡傳子執執傳其孫冠故賈氏譜學最擅名梁沈約謂晉咸和以後所書譜牒並皆詳實在下省戸曹前廂謂之晉籍此即賈弼所撰者宋元嘉中始以七條徵發于是僞狀巧籍滋多齊設郎令史以掌之益行奸貨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宋齊二代士庶不分實由于此梁武因沈約言詔王僧孺攺定百家譜因賈弼舊本考譔成書凡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南北譜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譜學此南朝譜學之源流也北朝雖專門者少然魏太和中詔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

次第爲舉選名方司格又魏收譔魏書成楊愔謂收曰此可爲不刊之書但恨論及諸家親姻至爲繁碎收曰自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則亦以此事爲鄭重也唐興言譜學者以路敬淳爲宗柳冲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其學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按唐書路敬淳傳敬淳明姓系譜自魏晉以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錄等百餘篇柳冲傳太宗已命諸儒譔氏族志其後門胄興替不常冲請改修乃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與冲共訂先天中又詔冲等譔姓系錄開元初又詔冲與薛南金再加刊定韋述傳述好譜學在秘書私寫

柳冲姓系錄歸而諦玩故於百氏源流爲許更誤開元譜二十卷李守素傳守素通姓氏虞世南嘗與論江左人物世南猶能記憶至北地諸族次第守素皆有援据世南但笑而不答曰肉譜可畏遂號肉譜孔至傳至與冲述等譔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去之說之子埱方有寵聞之甚怒至懼欲增損述曰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爲人動搖亦見封氏聞見記此李唐重譜學之大概也其時有以私意爲高下者人輒非之許敬宗以貞觀所定氏族志不載武后本望李義府亦恥其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以仕唐官五品以上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亦得入搢紳喙之以爲勳格又可見譜

學之嚴雖有當朝勢力不得遽爲升降也按鄭樵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部至馬端臨文獻通考所存者不過數家矣蓋五代以後不崇門閥故此學遂不復講又可以見各朝風尚不同矣

按六朝時賈氏王氏譜學已不可考其見於唐書者曰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其郡姓中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軍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

正員郎爲丙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之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江左凡郡上姓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以上品茂姓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爲右姓

六朝忠臣無殉節者

魏晉以來易代之際能不忘舊君者稱司馬孚徐廣故王琳故吏朱瑒乞葬琳首書曰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按晉書司馬孚傳晉

武受禪陳留王出就金墉城孚拜辭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宋書徐廣傳廣在晉為大司農宋武受禪恭帝遜位廣哀慼流涕謝晦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曰君是與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致固是不同是二人者可謂知君臣大義矣然孚入晉仍受封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廣入宋亦除中散大夫抑何其戀舊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蓋自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即為興朝佐命久已習為固然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已且轉藉為遷官受賞之資故偶有一二耆舊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嘖嘖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又如謝朏當齊受禪時朏為侍中當

解璽朏佯不知傳詔催令解璽朏曰齊自應有侍中遂
不赴然齊受禪後朏仍以家貧乞郡爲義興太守王琨
之於宋順帝遜位也攀車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
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然齊
高帝卽位後琨仍加侍中高帝崩琨又不待車而步行
入宮袁昂當梁武起兵時獨拒守聞東昏死舉哀慟哭
馬仙琕初亦與梁武相抗謂其下曰我受人寄任義不
容降君等各自有親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乃悉遣其下
獨與壯士數十人拒守後俱執送建康昂仍仕梁爲侍
中仙琕亦爲梁將且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
爲用北史裴讓之當魏靜帝遜位執手流涕入齊仍爲

清河太守北齊傅伏守東雍州周武旣破并州令其子世寬來招伏不受曰此不忠不孝願即斬之及聞後主被獲乃降入周仍為岷州刺史竇熾當隋文帝將受禪自以世受周恩不肯署牋勸進然大隋仍拜太傅加殊禮柳機當隋文作相時周代舊[illegible]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然入隋仍拜衛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顏之儀當周宣帝崩鄭譯矯詔以隋文帝輔政之儀不肯署詔文帝索符璽之儀又拒之然文帝登極仍拜集州刺史文帝將受禪謂榮建緒曰且共取富貴建緒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遂赴官去及開皇中來朝文帝曰卿亦悔否建緒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

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建緒仍歷始洪二州刺史陳許善心聘隋會隋滅陳禮成而不得返善心衰服哭於階下藉草東向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而出垂涕拜受詔入朝伏地泣不能起文帝曰我平陳惟獲此人旣能懷舊君卽是我純臣也之數人者史策已載其行義以爲人之所難會莫有議其先守義而後失節者卽當時人主亦以爲甚難希有而未嘗以必死爲完人如梁武於仙琕之被執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烈士周武於傅伏亦親執其手曰朕平齊惟見此一人後俱寵之以官倚任特至初不以其再仕新[redacted]而薄其爲人則知習俗相

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猶不以爲怪顏常山張睢陽段太尉輩一代不過數人也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節義爲重實由儒學昌明人皆相維於禮義而不忍背則詩書之有功於世教匪淺鮮矣

後漢書楊彪在漢朝致仕十餘年曹丕受禪欲以爲太尉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因朝會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而後入待以賓客之禮按彪雖辭太尉仍授光祿大夫亦未免有玷

隋制從駕官帶妻子

隋時從駕公卿許以妻子自隨北史周法尚傳煬帝好巡行法尚請爲方陣四面而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處

其內越才傳帝每巡幸才恒爲斥堠在途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輒醜言大罵（以上二事亦見隋書）又帝在太原將還京宇文述曰從官妻子俱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可也楊玄感反先攻東都謂李密曰從駕百官妻子俱在東都攻之不能無動許善心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亂爲所殺其母年九十二臨喪不哭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十餘日亦卒此皆從駕帶家屬之証也又帝征高麗命宇文述爲將軍聽以家累自隨謂項羽虞兮即故事也則行軍亦許帶妻子矣按魏書孝文帝欲造船至鄴高道悅曰從駕羣僚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阻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北齊書裴澤與妻魏氏恩

好甚篤澤每從駕其妻亦至時人以爲健婦夫半是魏齊以來從駕官原聽帶家累并不自隋始至如李克用破黄巢還上源驛之難以劉夫人計謀得保軍還又唐莊宗先得符道昭妻侯氏專寵軍中謂之夾寨夫人出兵四方嘗以相從後得劉氏又愛之下魏博戰河北十餘年未嘗一離左右是克用父子行軍皆帶妻子也又莊宗在楊劉將趨鄆下令軍中盡歸其家屬於魏則軍士亦得帶妻子在軍矣

唐初武功之盛

唐書吐蕃傳贊謂唐初四裔有弗率者皆移兵討之歷其牙犂其庭而後已渤海傳贊又謂薄海內外尊天子

為天可汗蕃夷君長待唐璽乃能國一不賓輒遣吏縛
可想見當日武功之盛幅員之大也今按太宗時李靖
擊突厥擒頡利可汗而突利可汗先已來降封北平郡
王車鼻可汗不入朝右驍衛高偘討斬之侯君集擊高
昌俘其王智盛以其地為延州都支十姓可汗叛裴行
儉以計執之又降突厥伏念可汗盡平突厥餘黨破突
厥泥熟匐得其首以歸盖嘉運又虜吐火仙骨啜可汗
李勣擊滅薛延陀降其可汗咄摩支入朝授官於是鐵
勒十一部皆歸命郭孝恪伐焉耆虜其王龍突騎施討
鐵勒九姓單騎入喻鐵勒遂縛偽葉護以降後焉耆復
立那支阿史那社爾又擊斬之社爾又與契苾何力討

龜茲擒其王訶黎布失畢其將那利叛又擒之凡破五
大城諭降小城七百餘又討西突厥擒其酋處密時健
俟斤以歸楊宏禮破處蜜殺焉耆王降馺支獲龜茲于
闐王以歸薛仁貴討契丹擒其王阿卜固又平九姓蕃
其尤奇者浮屠元奘自天竺歸太宗遣王元策至其國
其國發兵來拒元策從者纔數十人皆歿於戰元策隻
身奔吐蕃檄召鄰國兵破之擒其酋阿羅那順降城邑
五百八十所此雖班超傅介子亦不遠也自破龜茲始
徙安西都護於其地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自擒車
鼻可汗後突厥盡爲封疆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
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又置瀚海都護府

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蕚賀蘭等八州又置松漠都
督府統達稽紇便等部黨項拓跋赤辭不朝劉師立諭
降之又以松州為都督府於是自河首積石以東皆為
中國地自鐵勒十一部皆歸乃以回紇部為瀚海多覽
葛部為燕然僕骨部為金微拔野古部為幽陵同羅部
為龜林思結部為盧山皆號都督府即故單于臺置燕
然都護府以統之其後改燕然為瀚海都護府領回紇
徙故瀚海都護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隷
瀚海磧以南隷雲中高宗武后之世餘威猶振蘇定方
大破賀魯於伊麗水上降其五弩失畢遣將蕭嗣業至
石國擒賀魯唐地遂極西海而思結闕俟斤都曼擁所

部及隣部葱嶺等國爲亂定方又擊擒之葱嶺以西皆定又平百濟俘其王義慈及太子隆次子泰等李勣破高麗執其王藏及男建等凡五部百七十六城分其地爲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於是唐地又極東海矣後仍遣藏與隆各還本國安輯餘衆武后時猶命王孝傑擊破土蕃復取四鎭仍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而契丹孫萬榮入寇又擊斬之傳首東都開元天寶之世高仙芝踰葱嶺討小勃律降其王蘇失利之遂平其國而大食等七十二國皆來附又討石國虜其王以歸夫蒙靈詧討突騎施斬其王莫賀達干囘紇擊突厥白眉可汗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來降程千里追阿布思諭葛邏

祿葉護執以獻通鑑謂是時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
一羈縻之州八百信乎幅員之盛雖西漢不及也及乎
安史亂後雖河北亦莽爲盜區終唐之世不能復矣

唐初多用蕃將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馮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爾
本突厥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蘇尼失之子契苾
何力本鐵勒莫賀可汗之孫黑齒常之本百濟西部人
泉男生本高麗蓋蘇文之子李多祚亦靺鞨酋長之後
論弓仁本土蕃族尉遲勝本于闐國王尚可孤本鮮卑
別種他如李光弼渾瑊裴玢等亦皆外蕃久居中國者

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

有唐一代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有迥相懸絕者太宗時馬周疏云朝廷獨重內官而輕刺史縣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稱職者邊遠之任用人更輕是貞觀時已有重內輕外之弊武后時李嶠唐休璟奏言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所遣外任者多是貶累之人今請選賢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縣令刺史不加揀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善刀筆者乃擬縣盧懷慎亦言比見官犯贓者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其人內懷自棄殉貨掊克益無悛心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奸而遺遠遠州僻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　明皇時張九齡奏言今刺史京

輔雄望之郡猶少加遴擇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爲斥逐之地或其先附會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貲而得不計其才刺史尚爾何論縣令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內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爲刺史縣令哉是時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請以己子三人任京職者出二子於外以示近始詔褒之倪若水傳亦云時天下承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

入爲大理少卿若水餞之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可見唐初以至開元天寶內重外輕之風也及肅代以後京師凋敝俸料寡薄則有大反是者通鑑元載當國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偪已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袞雖奏加京官俸歲約十五六萬緡然風會所積利常在外京官之貧如故唐書嗣曹王臯傳云臯爲秘書少監上元中京師饑斗米值數千臯乞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温州長史李泌傳亦云是時州刺史月俸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爲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謫之

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郎至求爲洪州別駕其節度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李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請隨官閒劇普增其俸爲竇參沮而止此距開元天寶時不及三四十年而外重內輕相反一至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唐制陛殿用宮女侍

文昌雜錄云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有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之句蓋自武后臨朝女官隨侍後遂相沿爲定制耳宋史呂大防疏稱唐入閤圖有昭容位可見當日著爲朝儀至形之圖畫也按唐書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妃女職本備內在

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由此遂罷則唐末始革除

唐制吏部分東選南選

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見五代史姚顗傳）東銓亦曰東選貞觀元年以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高宗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途遥遠河雒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即所謂東選也舊唐書魏知古傳帝令知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主選事甚稱職手詔嘉之又盧懷慎與知古分領東都選蘇晉與齊澣吏典二都選代宗廣德二年命楊綰知東京選賈至知東都舉皆見新唐書東選外又有南

選其銓選之地有數處舊唐書高宗上元三年置南選使簡補交廣黔等州官百官志嶺南黔中三年一置選補使號爲南選如唊助傳仲子陵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此置選於黔中者也張九齡爲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柳澤爲侍御史監嶺南選徐浩以都官郎中爲嶺南選補使韋攸爲桂管觀察使管內邑長三百餘員由吏部補者十之一他皆使者量才補之此置選於嶺南者也至德元載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舊唐書興元二年劉滋以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舉時兵荒後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又李峴罷政爲吏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洪州此置選

於江西者也

唐時簿尉受杖

遯齋閒覽引杜甫贈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贈張功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阿宜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皇皇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爲唐之簿尉有過卽受笞杖猶今之胥吏也不知唐制更不止此新唐書劉晏傳晏爲轉運使代宗嘗令考所部官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則不特簿尉矣又張鎬杖殺刺史閭邱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則節度使并可杖殺刺史矣楊炎爲河西節度使掌書記以縣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

令左右反接榜三百幾死則節度書記并可杖縣令矣舊唐書本紀元和元年觀察使韓皐杖安吉令孫澥致死罰一月俸料新唐書穆寧爲轉運使杖死汭州別駕坐貶平集尉是雖有降罰處分然以杖之至死故稍示罰而長官得杖僚屬之制自在也裴耀卿傳刺史楊濬犯贓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言刺史縣令異諸吏今使躶躬受笞事太逼辱又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張廷珪奏曰士可殺不可辱廷臣有罪當殺之其餘或奪俸或收贖可也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若罪應死即斬不宜廷辱以卒伍待是其時朝臣皆以爲言然卒不聞停此制也而遯齋

但據杜韓詩謂唐時簿尉受杖此猶未許考耳按百官受杖本起於漢光武後漢書申屠剛傳光武時尚書近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剛每極諫宋均傳均每刪疑事帝以爲有姦收郎縛格將杖之鍾離意傳明帝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伏床下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又司農上事誤以十爲百帝召郎將笞之意自引罪即解衣就格帝乃免之左雄傳大司農劉據被譴召詰尚書傳呼促步又加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順帝從而改之於是九卿無遭撲者是杖罰官僚實始於光武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順帝始停之而魏書何夔傳魏

武性嚴急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慴憂常畜毒藥以死自誓故終不見辱則官僚受杖魏武又嘗行之後魏書陳建在州貪暴文成帝遣使罰杖二十皮懷喜在州以飲酒廢事孝文帝遣使決以杖罰高允傳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北齊書唐邕以從事中郎封長業徵官錢違限杖二十隋書燕榮爲幽州總管性嚴酷元宏嗣除幽州長史懼爲所辱文帝知之敕榮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須聞奏榮乃因事笞之每笞不滿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四又趙仲卿鎮平涼鞭笞長吏輒至二百盧思道傳思道請朝臣犯笞罪得以贖論文帝從之是思道未請以前朝臣笞罪猶的

決也此又北朝及隋時杖罰之制惟南朝稍異按齊書陸澄傳郎官舊坐杖杖皆有名無實齊明帝用法嚴尚書郎有杖罰者因蕭琛言依舊不行是南朝杖罰之制稍輕於北朝也唐制蓋沿北朝及隋故耳宋時此風漸少然宋史明鎬知并州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擇其尤不職者杖之是亦未嘗無的杖之制理宗本紀淳祐二年詔今後州縣官有罪諸帥毋輙加杖責禁杖官吏至煩明詔則其時帥府本可杖官吏也金元二朝此風尤盛文惟簡記金國上自宰執下至制司簾尉有罪者皆杖責州縣官有罪則差天使至彼杖之名曰監斷金史海陵杖張浩蕭玉曰大臣決責痛如朕躬事不得已汝等

悉之世宗元妃李氏葬時都水監高杲治道不如式烏古論元忠杖之四十上謂元忠曰六品官有罪當奏乃擅決耶然亦未聞罪元忠也張行信傳時監察御史杖罰多的決因行信力爭乃論贖洪皓松漠紀聞云余至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不肯坐乃因軍餉失期縣令被撻柳條一百簿亦受此罰故瘡不可坐又金史蔡珪傳珪爲戸部員外郎以高元鼎事牽累笞四十官贖外仍的決則郎署卿監亦不免矣宣宗紀詔州縣官雖積階至三品坐乏軍儲聽行部者決譴歸潛志趙秉文爲朮虎高琪所惡奏攝南京轉運司果誤糧草當杖宣宗曰學士豈當箠耶琪奏非此不足示懲遂杖四十秉

文大恨則又因軍興催餉嚴急也哀宗時高琪又立法職官有紀皆的決許古諫不從則非誤軍餉者亦杖矣元初比金制尤甚元史世祖本紀詔軍士所過毋得撻辱官吏是軍士亦嘗毆官也桑哥傳嘗以檢刷文簿笞御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掾令史皆與之抗禮趙孟頫傳桑哥專政六曹後至者被笞孟頫後至斷事官亦引受笞葉李解之乃免是御史學士亦例受杖也孟頫又嘗奉命至江南責行省壅滯鈔法詔凡左右司及諸路官許竟加笞責是外臺官亦例受杖也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世祖以其箠撻御史雖命省臺官論其罪然大德七年成宗又禁諸王駙馬毋輒杖州縣官可見官

吏受杖之例仍未停止閻復傳復奏云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也則元時官吏杖罰之制更烈於前代矣前明又有廷杖之制洪武中杖死永嘉侯朱亮祖以其父子鞭死工部尚書夏祥也則太祖已開其端其後寖不復用正統中奄監擅權竊以示威於是殿陛行杖遂為故事并有荷校及罰跪之法黃尊素疏云正統正德中廷杖乃王振劉瑾為之嘉靖萬歷時廷杖乃張璁嚴嵩張居正為之今按明史亦有不盡出於權奸者正統中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瑞祭酒李時勉司業趙琬或荷校或受杖固皆王振所為成化中以科道不劾馬文昇杖給事中御史李

俊等二十九人各二十又杖刑部郎林俊固皆汪直所爲正德中十三道御史薄彥徽陸崑等劾劉瑾各杖三十楊源再劾杖六十蔣欽繼上疏每疏杖六十凡三疏遂杖死此固瑾所爲嘉靖中周怡沈束沈鍊楊繼盛以劾嚴嵩被杖徐應豐葉經爲嵩所搆被杖死厲汝進查宗爨徐養正劉起宗劉祿以劾嚴世蕃被杖嵩復以河套事激帝怒杖給事中御史於庭此固嵩所爲萬歷中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論張居正奪情事被杖此固居正所爲外此如景泰中廖莊章綸鍾同之被杖則以請復沂王爲太子也成化中章懋黃仲昭莊㫤之被杖則以諫元夕張燈也崔陞王純之被杖

則以請用王恕及諫罷王恕也吳文度之被杖則以論妖僧繼曉也張秦之被杖則以諫萬貴妃干政也姜昂之被杖則以劾李孜省也董旻之被杖則以請罷商輅也正德中以諫南巡杖舒芬等一百七人杖黃鞏等二十九人死者凡十一人其時瑾已死則江彬等爲之也嘉靖中以爭大禮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其時張璁未當國則固帝自爲之也張逕之被杖則以諫遣郭勛代享太廟其時嵩亦尚未柄用則亦帝自爲之也他如楊爵楊最之杖死則以諫服丹藥也周天佐浦鋐之被杖則以救楊爵也劉魁之被杖則以諫造雷殿也烏從謙之杖死則諫齋醮也楊允繩張巽言之被

杖則以胡膏誣其溝修元品物也何光裕龔愷之被杖則以劾史道仇鸞也甚至公卿大臣亦多不免如總督郭宗皐翟鵬巡撫陳耀朱方皆以邊事被杖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以議丁汝夔獄緩被杖耀方斃杖下黯僑良才等杖畢仍趣令治事林俊言成化時杖一二臣率容厚棉重氈疊裹逆瑾擅權始令去衣嘉靖時尤多杖斃自古百僚之受辱無有過前明者其始權奸竊柄創此刑以脅制朝士其後習爲故事人主逞其一時之怒用之於殿廷而以爲固然朝廷既失刑而被杖者轉因以得名凡拜杖出國門者海內士大夫咸希風景慕不以爲辱而反以爲榮於是國法

不足敵公論矣至大吏之杖僚屬雖非令後然亦間有行之者正統中王來爲山西左參政以公事杖死縣令不職者十人逮下獄景泰中趙榮出勘河道嘗撻辱官吏三司上章劾之成化中李裕爲副都御史欲振臺綱御史有過或遭箠撻雍泰爲山西按察使以太原知府尹珍不避道召而跪之珍不服竟笞珍後泰撫宣府又以大杖決參將李稽嘉靖中胡纘宗以事笞陽武知縣王聯蕭鳴鳳爲廣東提學以憤撻肇慶知府鄭章雖皆以違制被劾然亦見國法縱弛外僚恃勢竟敢有行之者今武弁猶有杖罰之例而文職則否所全士大夫廉恥多矣

唐時國史聽隨任修撰

宋子京修唐書司馬温公修通鑑皆修前代書隨任修撰固無碍也唐時則國史亦有聽人隨任修輯者舊唐書吳兢出爲荆州司馬時國史未成詔許以史藁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其書得六十餘篇張說爲天兵大使勅許以國史稿即軍中論撰及說致仕又詔在家修史令狐峘撰代宗實録未就會貶外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上之沈傳師修憲宗實録未成出爲湖南觀察使監修杜元穎援張說令狐峘之例請以史藁殘課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然國史聽人攜帶究非慎重之道故張說修史於家李元紘言史館在禁

中所以入嚴之也帝勑說以書就館參會撰錄吳兢修唐春秋未就乞官給筆札大臣奏國史不宜在外乃詔兢赴館撰錄而劉子元修國史會天子在洛將西還子元自乞留東都或言不宜乃驛召至京

唐時王爵之濫

古來王爵之濫未有如唐中葉以後之甚者唐初如李靖李勣尉遲敬德秦叔寶等戰功皆祇封公其膺王爵惟外番君長內附如突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懷化郡王以及羣雄中有來降者如高開道封北平郡王羅藝封燕郡王而已自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餘人於是王爵始賤中宗復位遂亦封敬暉張柬之等五

王并李多祚亦王帝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然不久皆革除開元以來無復此事直至天寶末安祿山封東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歸仁封燕山郡王於是又有王爵之制然亦尚未濫也自肅宗起兵靈武其時府庫空竭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皆聽臨事注授有至異姓王者及德宗奉天之難危窘萬狀爵賞尤殷嘗授渾瑊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萬戶以下募士擊賊又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是時王爵幾遍天下稍有宣力無不王者矣大概肅宗以後封王者凡有數種其以大功封者如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其

最著者也其功績不必甚大而亦封王者如河陽懷州
之戰光弼爲統帥而列將白孝德以擒劉龍仙封侯仲
莊以擒安太清封郝廷玉以擒徐璜玉封劉闢之平也
高崇文爲統帥而裨將酈定進高霞寓俱封他如陳利
貞以救睢陽封柏良器以救寧陵封曹華以拔淩雲柵
封王智興以取棣州封張子良以擒李錡封衛伯玉以
破李歸仁封劉海賓以斬劉文喜封是也并有不必戰
功而亦封王者如辛雲京但守太原李國臣但從光弼
守河陽李元諒但守華州段秀實但歷佐三節度府是
也甚至奉天之難杜希全以兵來赴即封朱忠亮以四
十騎至亦封李維簡以三十騎至亦封馮河清以軍仗

至亦封貴隱林隻身至亦封是也有自賊中自拔來歸而封者烏承玭勸史思明降不聽脫身走歸而封薛嵩爲史朝義將來歸而封李洎爲淄青將以徐州降而封或雖未能自拔但送欵即封者如阿史那承慶安守忠皆自安慶緒所先送欵而封李愷從李希烈所上表歸朝而封是也有賊將來降而亦封者如史思明初降即封田承嗣李懷仙皆史朝義部將朝義敗始乞降而亦封劉悟本李師道將反兵擒師道降亦封是也有藩鎮跋扈不得已而封之者如朱滔朱希彩朱克融李納田悅田緒何簡之類是也有藩鎮兵盛欲其立功而先封者如李希烈未叛前欲其討梁崇義而即封吳少誠未

叛前以獻計防崇義而亦封是也甚至符璘之封以其父令奇死田悅之難而王其子以慰之路應之封以其嘗有恩於李泌而封王以酬之益可見王爵之不甚愛惜也考其時封王者不必皆高官顯秩如王虔休封王時方爲李抱貞都虞候張孝忠封王時方爲李寶臣所屬易州刺史王武俊初封王時亦爲寶臣牙將陳楚封王時方爲張茂昭牙將史憲誠祖道德父周洛及憲誠三世俱封王而俱爲田氏牙將段秀實谷從政封王時俱不過刺史伊愼封王時官不過別駕李惟簡封王時官不過太子諭德甚至高固本渾瑊家奴也而亦封王裴玢本論惟明傔力也而亦封王仍爲論惟明鄜坊牙

將通鑑謂是時軍中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爵之高下至有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如故者今按郭子儀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若部曲家人亦以僕隸視之李光弼爲元帥時僕固懷恩已封大寧郡王河陽之戰稍退縮光弼即令斬首懷恩懼遂致死於敵而張巡守雍州不過一眞源令其下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可見是時爵命雖榮人皆不以爲貴即身受者亦不以爲榮故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爵賞馭人之柄於是乎窮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陔餘叢考卷十八

陽湖　趙翼　耘菘

汴京始末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第九十四卷謂從古無都汴者不意朱全忠凶醜忽創都於此按汴之爲京雖自朱梁始然朱全忠由此創業其建都則仍在洛陽也天祐元年趣昭宗遷洛以便傳禪是歲遂弒昭宗明年正月唐遣百官至汴奉璽綬勸進全忠乃升汴爲東都洛陽爲西都開平二年卜郊於西都三年如西都自此常居洛其被友珪弒也亦因全忠以傳國璽付友文妻王氏往東都召友文致友珪弒之時友貞爲東京留後遣兵誅友

甚羣臣請入洛即位友貞曰夷門本太祖興王之地於是遂即位於東都自此汴始爲帝京然唐莊宗入汴後仍都洛陽及明宗兵變時莊宗統兵至汴禦之而明宗已先入汴遂同洛爲郭從謙所弒明宗之建國也亦自汴至洛即位於莊宗柩前愍帝廢帝皆都洛石敬瑭亦都洛天福二年如汴州以其地便漕運三年始升汴爲東京而定都焉契丹德光亦嘗登位於此而去漢周宋皆因之靖康被遷後金封劉豫爲齊帝豫又徙都於汴後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宣宗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哀宗入蔡後崔立以汴降元自此遂廢爲州此汴京始末也

宋制武選歸吏部

文昌雜錄記御史臺言文德殿視朝儀兵部侍郎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葢因唐制武選在兵部也今吏部左選掌文官右選掌武官請自今以後視朝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詔可此可見宋制武官亦歸吏部銓選按宋史蘇頌傳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

宋元榷酤之重

榷酤本起於漢武帝之世按漢書桑宏羊建造酒之令應劭註云縣官自賣酒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劉攽曰令民賣酒以所利占而輸其租也邱濬曰雖罷榷酤猶聽民自釀而官收其稅也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粗米二斛麯一斛得酒六斛六斗此又復武帝官酤也唐書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民私釀者抵死不絕穀數斛僅易斗酒仲舒至始罷酤錢是唐時亦行漢武榷酤之令本紀貞元二年畿內榷酒每斗榷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戶差役則又參用昭帝以律占租之制而史策所載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宋史太祖建隆二年班造

酒麴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初榷酒酤王嗣宗傳嗣宗知濱州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省斗不及七升而民私釀三石以上法當死刑太峻請照省斗定罪云云三石私釀即入死刑可見宋制之酷矣周密癸辛雜識其先祖僑居吳興雖食醋亦必市之於官一日與客持螯醢味頗異問之則乳母所爲以備不時之需者遂亟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又宋元嘉知海陵郡禁醋甚嚴有大書於其郡門曰束手無措是宋制并禁醋矣趙節齋尹京日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庫次卿令泊戶於本府納錢給由詣諸庫打酒聽自擇所向歲終則合諸庫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故課增而人無怨此宋時官務賣

酒之大概也夷堅志鄱陽民許二冬釀酒而日輸官課稍以致富則又有聽民輸課自釀如漢昭之制以律占租者至趙開在蜀以軍需亟乃變法麴與釀具皆官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錢三千并雜用二十二文多寡惟錢是視不限以數一石米不過釀酒二石餘而先須輸課三千餘文則當日酒價之貴可知較杜甫詩所謂一斗酒費三百青銅錢者覺唐制尚甚輕也然宋史洪擬疏云酤榷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世臣公行沽賣則不敢問是行法祇及孤弱也則榷酤之弊又不止朘削民貲而已

元人劉詵作萬戶酒歌云城中禁釀五十年日斷吹秋江東烟務中稅增價愈貴舉盞可盡官緡千則元時官酒之貴更甚於宋以今日較之始知太平之世人人得

有生之樂蓋千百年來無此歡暢矣

宋人好名譽

歷朝以來宋史最繁且正史外又有稗乘雜說層見疊出蓋其時士大夫多尚名譽每一鉅公其子弟及門下士必記其行事私相撰述如王文正公遺事丁晉公談錄楊文公談錄韓忠獻遺事及君臣相遇傳錢氏私誌李忠定靖康傳信錄建炎進退志時政記之類刊刻流布而又有如朱子名臣言行錄之類揚光助瀾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蹟傳世者甚多亦一朝風尚使然也

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

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浦城徙潁川韓億由眞

定徙雍邱杜衍由會稽徙睢陽范仲淹由蘇州徙許州范鎮由蜀徙許文彥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歐公由吉徙潁二蘇由眉徙潁及陽羨司馬溫公由夏縣徙洛王文正由大名徙開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節由范陽徙洛朱韋齋由新安徙建安前明如李東陽本茶陵人致政後遂家於京師楊一清雲南人家於鎮江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唐臣有薛廷老又范傳正字西老此偶見也宋人字名則好用老字其以爲名者如胡唐老靖康時御史王同老王堯臣之子見高郵傳孟唐老宋末人與元兵戰孟元老作東都舊事者蘇元老蘇轍族孫見轍傳王廷老

子伯敭見刘挚疏及王古傳陳朝老太學生見何執中及蔡京傳趙學老趙野之子見野傳杜莘老宋史有傳
王渙老王回子見鄒浩傳胡唐老宿之曾孫劉唐老見任伯雨傳高商老見黃㽦傳劉德
老見李覿傳以上俱見宋史李商老公擇侄孫見東萊詩話曹醇老見龔頤翔評俞馮老見螢雪雜說
鄭唐老見陸游詩李漢老見隱窟雜志其以為字者尤多如孫莘老名覺
劉莘老名摯許崧老名翰趙德老名[illegible]逾李延老名壽明吳敦老名居厚錢
醇老名藻乃明逸之從子彭歲老名汝霖彭宜老汝霖弟張寶老名康國呂安老名祉
胡茂老名松年薛直老名弼黃通老名中程冬老名松李漢老名邴薛
德老名徽言張渭老名潘徐商老名夢莘程惠老名廸以上俱見宋史李商老
名彭江西詩派人潘邠老名大臨見蘇詩吳才老名棫有韻書傳世俞秀老名紫芝見石林詩話俞
澗老名子中見直方詩話尹商老名躬見獨醒雜志蒙老名元光見庚溪詩話錢正老見胡
看若楷集其他如夷堅志所稱呂辨老張茂老鄒圓老安行老

何國老楊吉老則未知其爲名爲字也

宋南渡世家多從行

宋南渡時凡世家之官於朝者多從行如韓肖胄侂胄皆琦之曾孫也王倫旦之裔孫也呂本中祖謙祖儉祖泰皆公著後也常同安民之子也婁敦復殊之後也曹友聞彬之後也葉石林記南渡後詔隨駕官員攜眷屬者聽於寺廟居住

南宋將帥之豪富

唐中葉以後爲將帥者皆授節度使之職征斂生殺皆在其手其富後固宜宋以文臣知府事賦稅有經制章方鎮聚斂之弊矣然南渡諸將帥之豪侈又有度越前

代者觀宋人玉照新志夷堅志駕幸張府紀略等書可
略見也張俊歲收租六十四萬斛偶游後圃見一老兵
晝卧詢知其能貿易即以百萬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大
獲而歸高宗嘗駕幸其第俊所進服玩珠玉錦繡皆值
巨萬自宰相以下俱有贈遺延及其孫鎡園池聲伎甲
天下每宴十妓爲一隊隊各異其衣色凡十易始罷客
去時姬侍百餘人送客燭花香霧如遊仙窟而楊和王
建第洪福橋欲以西湖水環其居奏於上上令寄速爲
之恐外廷有言者遂督濠兵連夕濬成有故人自北來
投者楊遣人押赴常州本府莊內支一百貫與之寄遣
人借往代郡爲之置田千畝謂之曰當今兵革不用無

可立功名和王遣來代辨生事耳其女適向子豐於湖州以妾所生子秘爲已子報王王即撥崑山良田千畝爲粥米資偶閒居郊行遇相字者楊以拄杖於地上一畫令相之相者曰土上一畫乃王也楊喜即判五百萬令詣司帑取錢司帑靳之謂楊曰王已開王社何用復相恐滋物議楊益喜即以五百萬與司帑者韓忠武偶遊湖上遇李晦叔改秩來京而失舉牘坐冷泉亭嘆息王詢之具以告王乃問其姓名階位明日使吏塡一舉牘送之仍助錢三百千至王之子孫遷於蘇者買滄浪亭價百萬其他可知是營財殖產即賢者猶不免也惟岳忠武之籍沒也僅金玉帶數條及鎖鎧兜鍪銅砮鑌

刀弓劍鞍轡布絹三千疋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青數千卷孝宗時追復官爵令給還原資主者具當時沒入之數共九千緡則忠武不特忠義過人卽其治家小節亦加人數等矣陸放翁入蜀記至金陵晤秦檜之孫侍郎伯和訪其家事則謂家門衰替歲入不過十餘萬緡漸憂生計窘迫以十餘萬緡之歲入已謂家門衰替則其前之豪富可知此又權奸之瘠公以肥私固不足責矣嘗記宋人野史紹興中有以功臣財產爲言者高宗爲下詔曰南渡之初州縣皆盜賊所據命將征討朕當時矢心自誓但期克復地土而賊之子女玉帛惟諸將所欲爲然則諸將帥之富蓋多獲賊所得而岳忠武

破賊最多資產獨少則其平日徇國忘家尤非諸將所可及也

宋元追褒古賢

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賢者如唐初加號老子爲元元皇帝明皇加號莊子南華眞人文子通元眞人列子沖虛眞人庚桑子洞虛眞人宋神宗封馬援忠顯王徽宗時封莊子微妙元通眞君列子致虛觀妙眞君元成宗封伍員忠孝威惠顯聖王英宗封諸葛亮威烈忠武顯靈仁濟王文宗封漢長沙王吳芮文惠王秦蜀郡太守李冰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泰定帝封柳宗元文惠昭靈公順帝封張飛武義忠

顯英烈靈惠助順王郭璞靈應侯周處英義武惠正應王曹娥壹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危全諷南庭忠烈靈惠王此但爲崇奉神道起見非褒賢褒德之舉也唐太宗征高麗過比干墓贈太師追謚忠烈此爲表彰前賢之始宋眞宗錄周世宗高季興李煜孟昶劉繼元劉鋹後所以興滅繼絕又錄唐長孫無忌段秀實後授以官仁宗錄張九齡郭子儀顏眞卿後授以官而長孫無忌後再蒙追錄神宗錄魏徵狄仁傑後又以徵後名正道者特免試即註官而段秀實亦再蒙追錄又封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封屈原爲忠潔侯世近者官其後世遠者崇其封勸忠表德可謂厚矣

元世祖追封伯夷昭義清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宋徽宗已封伯夷清惠侯叔齊仁惠侯）屈原忠節清烈公順帝封微子仁靖公箕子仁獻公比干仁顯忠烈公亦所以昭曠典至如追謚杜甫爲文貞公劉蕡爲文節昌平侯又前朝所未及者也昨閱邸抄我

皇上以明臣熊廷弼袁崇煥盡心於所事而以寃死

特命訪其後人官之夫宋代之追錄唐臣後猶第以其賢耳如熊袁二臣則嘗抗拒我　朝者

皇上不惟不介意轉嘉其忠而錄其後曠蕩之恩更高出前代萬萬矣

元初本不欲取宋

宋史謝枋得傳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毋深入特還歲幣卽議和張晏然上書乞斂兵息民詔卽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之使乃至亡國因相與慟哭此蓋當日實事也今按宋元交涉之事元世祖以前姑勿論方世祖爲皇弟時攻鄂州也賈似道密遣宋京請軍前請稱臣納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二十萬匹兩世祖適聞憲宗之喪遂許之而引兵北去是年兀良合台自大理出靜江由宋境北歸似道使夏貴截其殿後卒百七十人輒以大捷告舉朝不知有和議之說也世祖既立欲修好乃遣郝經來徵前日之約似道方以援鄂爲巳

功慮經至泄其情乃拘於真州館時李璮在濟南李全之子降於元請發兵南討世祖猶以方通和議諭止之又數年南使不至乃命阿术南征襄樊又六七年樊陷襄降始命伯顏大舉旣克鄂州引兵東下陳奕以黃州降呂師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慶降大兵入建康勢如破竹然世祖猶命緩師伯顏頓兵建康身自入朝力言可取之狀世祖始許之而又遣廉希賢嚴忠範先來諭至獨松關爲守將張濡所殺而兵乃不可解矣使當世祖自鄂引還後卽通和定約不渝宋祚或多延數十年未可知也則似道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元時疆域之大

元時西北疆域最大蒙古本起沙漠自太祖十四年西域殺使者太祖遂西征十六年師次鐵門關又命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等分兵攻玉龍傑赤馬魯察葉可等城十七年攻木剌夷國渡搠搠闌河與太祖會于塔里寒寨十八年遂定西域十九年至東印度國見角端始班師（耶律楚材傳帝西征至鐵門關有一獸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楚材曰是名角端好生惡殺天遣以告陛下乃班師）

太宗九年春蒙哥征欽察破之擒其長八赤蠻（蒙哥即憲宗也　有欽察部者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俗勇猛青目赤髮蒙哥攻破之其渠八赤蠻逃海島蒙哥亟進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刮海水淺可渡蒙哥喜曰此天開我道也遂進擒之命班師而水至後軍有浮渡者）憲宗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大理諸王旭烈兀等征西域八年旭烈兀討平西域諸國又西渡海轉戰萬里遂以旭烈兀留鎮之（郭寶玉傳其孫侃從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兮国下一百）

二十八城又西至乞石迷部西戎大国也地方八千里傳位四十二世亦為侃所破降其三百餘城又西至大房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渡海至富浪国及石罗子等十餘国得城以千計元人刘郁西使記載之甚詳而世祖自忽必烈之征大理也師出臨洮由六盤山踰土番經行劍外二千餘里既至忒剌分三道進至滿陀城過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濟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鎮之而歸憲宗八年世祖奉命攻鄂憲宗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來會兀良合台由横山寨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圍潭州遂至鄂與世祖會其時尚未得南宋地宋人方防蒙古于北而蒙古兵忽自南來舉國皆駭則以蒙古先得西域已入據大理也其後元順帝北歸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守雲南尚遣使通漠北明祖使王禕至滇會有北使亦至遂逼梁

王言諱其時川陝悉爲明有而滇與漠北尙信使往來不絕可見蜀以外尙是元地則元之疆域可想矣

或謂元初起兵每得一國即封子弟王其地故雖易代而其子孫不絕今按憲宗封諸王旭烈兀于富浪國遷合丹于別失八里遷蔑里于葉兒的石沙遷海都於海押立遷別兒哥于曲兒只遷脫脫于葉密立未知今之渠長尙是所封之子孫否

元時崇奉釋教之濫

古來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謂元起朔方本尙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即其地設官分職盡領之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

爲副帥臣而下亦必僧俗並用于是帝師授玉印國師授金印其宣命所至與朝廷詔敕並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務屈法以順其意延及數世寖以成俗而益至於積重而不可挽今以諸書考之每帝將立必先詣帝師受戒七次方正大寶后妃公主無不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立帝師獨專席隅坐或降詔褒答則字以絡珠爲之御寶以珊瑚印之奉使而出乘傳累百所過供億無敢慢此至京則假法駕半仗爲前導省院臺官並往過禮部尚書專督祗候此體制之僭雖親王太子不及也自世祖崇帝師八思巴即於殿上置白繖一頂泥金書梵字于其上每歲二月望日迎繖周遊皇城擬鼓手百二

十八殿後軍五百人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掌供幢幡寶蓋凡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二十六人鈸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門大社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供大樂四百人興和祥和二署掌雜扮男女角戲三百人儀鳳司掌漢人回鶻河西三種細樂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諸執役者皆官給鎧仗袍服出宮由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至厚載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結綵樓觀焉夏六月上都亦如之此仗衛之侈雖郊壇鹵簿不過也至元七年建大護國仁王寺於高良河十六年建聖壽萬安寺於京城二十一年立大法輪於大內高百尺二十五年萬

安寺成佛像牕壁皆用金爲飾二十六年萬安寺置旃檀佛像元貞元年用薄斂等庫爲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至大三年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命丞相脫脫兼領皇慶元年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英宗初給鈔千萬貫建壽安山佛寺又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於其內命拜住董其役又作金浮圖於上都泰定三年建大天源延聖寺又建殊祥寺於五臺山天歷二年建大龍翔集慶寺給鈔萬錠命阿榮趙世安督造至順初命修鉄幡竿佛寺賜金百兩銀千兩鈔萬錠後至元二年改燕帖木兒居第爲大覺海寺塑千佛于其內至正六年復立大護國仁王寺凡貸民錢二十六萬餘錠

十四年建大壽元忠國寺於清河此土木之費雖離宮別館不過也中統三年作佛頂金輪會于聖安昊天二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至元二年詔各路設三禪會七年大修佛事於瓊華島九年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十三年設資戒大會於開元寺十六年勅僧一百八人卽聖壽萬安寺設齋圓戒二十二年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遞佛事于萬壽山二十四年作佛事於五臺山三十三會二十五年命亦思麻等坐靜于大護國仁王寺凡五十四會二十六年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看誦仍給所費二十七年繕寫金字藏經成凡用金三千二百餘

兩元貞元年以國忌飯僧七萬人至大元年啟水陸大
會于昊天寺延祐五年敕書金字藏經用金三千九百
兩至治元年修寧夏欽察會佛事給鈔二百十二萬貫
三年詔天下諸司集僧誦經十萬部又于京師萬安慶
壽聖安普慶等寺及金山寺五臺山萬聖祐國寺建水
陸大會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于壽安山三年乃罷
又以順宗皇后忌日飯僧萬人造金寶蓋藏舍利至順
元年作佛事於仁智殿歲終乃罷又命江浙印佛經二
十七藏遣使賫黃金二千兩詣杭州書佛經詩又詔以
泥金畏吾字書無量壽佛經千部并大乘經一藏至正
七年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十四年命加喇麻選

僧百八人修朶思哥兒好事先是至元中內廷佛事之目每歲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其目增至五百有餘延祐四年宣徽院會計歲供以斤計者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他物稱是延祐五年以各寺作佛事日用羊萬頭詔易以蔬食則未改制以前每作佛事日用萬羊此供養之費雖官俸兵餉不及也中統初賜慶壽海雲二寺陸地五百頃至元六年置大護國仁王寺總管府二十七年立江南營田提舉專掌僧寺貲產元貞初勅上都大都從前所撥賜大乾元寺大興教寺大護國仁王寺酒店湖泊官爲征收分給改大承華普慶寺總管府爲崇祥監立規運都總管領大崇恩福元寺錢糧大

德五年賜興教寺地一百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安寺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賜大普慶寺腴田八萬畝邸舍四百間置汴梁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專掌諸寺貲産賜崇福寺河南田百頃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頃普慶寺益都田七十頃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雜綵萬匹置都總管府司其歲入又賜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兩袈裟二萬襲泰定三年賜殊祥寺田三百頃大天源延聖寺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省臣言世祖建大宏文宣教等寺賜永業已屬寵費成宗又構大壽萬寧寺較前更倍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抑又甚焉天歷二年市故宋全太后田爲大承天護聖寺永業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

業括益都般陽寧海閑田十六萬二千九百頃賜大承天護聖寺遣大禧院監蔚州廣靈縣銀礦歲入歸大承天護聖寺至順二年詔景東府歲出金五千兩供上都洪禧崇壽寺後至元七年又撥山東地十六萬二千餘頃給大承天護聖寺此財產之富雖藩王國戚不及也至楊璉真珈發掘宋諸帝陵寢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餘戶并佔民五十餘萬爲佃戶大德中始放爲民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强奪民田二萬頃上都開元僧强奪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遽率黨持白梃入公府隔案引璧捽諸地曳歸幽之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竟赦免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剌妃爭道拉妃墮

箠撲交下事聞亦釋不問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毆西僧者截其手詈者斷其舌（仁宗時付東宮參罷之）又每作佛事輒得賄奏釋罪囚如元貞初釋大辟三十人杖以下百人凡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得貪緣倖免卒以爲常（皇祐中御史臺言其弊始禁之）此其威勢之橫雖强藩悍相不過也由此觀之朝廷之政爲其所撓天下之財爲其所耗說者謂元之天下半亡於僧可爲烱鑒云

按北史後魏孝文帝時沙門統曇獻奏平齊戶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卽爲僧祇戶又請民犯重罪者以爲佛圖戶供諸寺灑掃詔許之此又有元僧寺占田脫罪之濫觴也

元制蒙古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時蒙古色目人聽就便散居內地如貫雲石乃功臣阿里海牙之孫而居江南葛邏祿迺顏隨其兄宦遊而居浙之鄞縣薩都剌本答失乃蠻氏而為鴈門人泰不華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其父始居廬州肖乃台本秃伯怯烈氏而家東平忽都鐵木祿本赤合魯氏而家南陽徹里本燕只吉台氏以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怯烈本西域人而家太原察罕本西域人鐵連本乃蠻人而皆居絳州孟昉本西域人而居北平紇石烈希元本契丹人而居成都伯顏師聖本哈喇魯氏而居濮陽石抹宜孫以其父鎮

台州遂家于台明史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又趙榮其先本西域人元時入中國家閩縣遂爲閩人如此類者甚多顧嗣立元詩選所謂元時漠北諸部仕於朝者多散處內地是也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從官南方者多不歸遣使盡徙北還可見自元初色目人已多散處他邑不寧惟是更有與內地人聯姻者如伯顏不花之母鮮于氏乃鮮于樞之女見元史 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之姪女見輟耕錄 按遼史太宗會同三年詔契丹人授漢官者听與漢人婚姻則遼時已有此例 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部人聯姻乃詔互遷其久任者又元時蒙古色目人有同漢人姓名者如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以祖父家于頴州遂姓李字庭瑞丁鶴年本西域人以其父職馬祿丁爲武昌達魯花赤遂以丁爲姓而名鶴年又有內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賀勝鄠縣人字伯顏楊朶耳只及來阿八赤皆寧夏人劉哈喇不花本江西人褚不華

本隰州人昂吉兒本張掖人朶兒赤本寧州人楊傑只哥本寶坻人李忽蘭吉本隴西人抄兒本汴梁陽武人謝仲溫本豐州人而其孫名孛完綦公直益都人而其子名忙古台事俱見元史亦一時風尚也至如賈昔剌本大興人皇子拖雷以其鬚黃賜此名楊賽因不花本播州土官世祖以其歸附特賜以國語爲名此又出于特賜者明史楊璟傳元末有廣西土官岑伯顏可見元時土官多有以蒙古語爲名者蓋又因播州之特賜而諸土官皆效之

元人名多相同

仁和邵戒三續宏簡錄記元人名氏相同者甚多有九伯顏一爲世祖時平宋功臣一爲世祖時江西左丞一爲成宗時河南平章一爲武宗時駙馬一爲文宗時左丞相一爲文宗時河南行省丞相一爲順帝時右丞相一爲順帝時湖廣平章一爲順帝時中書平章十三脫歡一爲太祖五世孫安定王一爲太宗侍臣一爲憲宗時扎刺兒部人一爲世祖時福州達魯花赤一爲駙馬

木安傳一爲武臣苫徹子一爲成宗時參知政事一爲
丞相哈剌哈孫子一爲𠭊王合丹孫一爲仁宗時西臺
中丞一爲泰定時詔書侍御史一爲文宗時湖廣平章
一爲順帝時僉樞密院殉難膠州十五脫脫一爲烈祖
曾孫一爲憲宗時皇族一爲茂里乞部長一爲世祖時
千戸一爲功臣劉國傑子一爲木華黎元孫一爲康里
國族一爲仁宗初遼王一爲仁宗時雲南王一爲英宗
時南臺御史大夫一爲泰定時中書參議一爲順帝時
右丞相監修三史一爲順帝時翰林承旨一爲至正中
知樞密院事一爲至正中沛頴州同知殉國難

前明有兩北京

明史洪武初取河南州郡乃詔以開封府爲北京應天府爲南京而以故元都爲北平府及永樂元年乃以北平爲北京設留守而開封府北京之名遂廢十八年遷都北京詔改京師金陵爲南京而以北京爲京師洪熙元年仁宗將還都南京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正統六年定都北京乃詔文武諸司悉去行在之稱

明初用人不拘資格

古來破格用人或一言契合立擢卿相如漢武帝之於公孫宏唐太宗之於馬周固史不絕書然未有如明太祖之不測者嘗語吏部曰資格爲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故官職所加多出非望洪武十一年由布

衣超擢者九十五人十五年又以經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餘人各授布政使叅議等官此其大較也今按明史各傳如鐵鉉由布衣以明經對策稱旨擢吏部尚書秦約以文學召試慎獨箴第一擢禮部侍郎曾泰由秀才擢戶部尚書嚴震直由糧長擢通政使叅議丁士梅童權皆以秀才擢知府李德以孝廉擢應天府尹陳思道由主事擢兵部侍郎李原名由御史擢禮部尚書詹徽由秀才擢都御史呂震由監生擢山東按察使端復初由經歷擢刑部尚書黃福亦由府經歷擢工部侍郎楊靖由吏科庶吉士擢戶部侍郎開濟官國子監罷歸擢刑部尚書翟善由文選主事擢本部尚書馮堅由典

史擢僉都御史李仕魯由府同知擢大理寺卿王尚賢由寧遠尉擢廣西參政鄒俊由祥符丞擢太常卿元善由靜寧州判擢僉都御史李行素由芝陽令擢刑部侍郎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陝西參議鮑恂余詮張長年等又皆以明經擢文華殿大學士葢當開國之初急于求才且以官爵聳動天下故有此不次之舉而一時人才亦即出其中經濟名行皆卓然有以自見固知天下之才惟上所取非資格所能盡也然一時識拔亦未必盡得其生平故亦有不旋踵輒敗者帝又威斷不測稍不稱意誅謫隨之胡藍二黨外諸臣之以小故陷重辟者指不勝屈故解縉上書謂進人不擇賢否所謂取

之盡錙銖殺人不論情罪所謂用之如泥沙也成祖時猶有破格之事如永樂十八年擢人才布衣馬麟等十三人為布政司參議等官又陳濟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即授為都總裁官洪宣以後率循資格惟正統初張鳳由刑部主事超授本部侍郎而已景泰中俞山由舉人擢吏部侍郎俞綱由諸生擢兵部侍郎皆入閣預機務則又因藩邸舊恩之故蓋資格既定天下之才亦遂胥出於是非必資格外別有非常之才為網羅所不及也

有明進士之重

唐宋以來最重進士其所謂舉人者不過由各府解送

俾赴禮部試如今生員欲試鄉闈必先由學使錄送也舉人試禮部不弟仍須再應鄉舉詳見舉人條內本無可入仕之路至前明始有舉人三次會試不第即許赴吏部就職之例部中另立班銓註自此舉人得登仕籍今會試三科不中式者就部揀選猶是前明遺制也然有明一代終以進士爲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即同一外選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邊遠簡小之缺其陞調之法亦各不同甲科爲縣令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沉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給事陸粲雖疏請變通隆慶中閣臣高拱亦

請科貢與進士並重然終莫能挽甚至萬歷三年特詔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積重難返如故也顧寧人謂萬歷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爲進士缺中下爲舉人缺最下爲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爲銓曹一定之格　明史邱橓疏云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賈三近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是以爲舉人者非頭童齒豁不就選此可以見當時風尚矣陳新甲傳云終明之世乙榜至尚書者二人宏治中賈俊崇禎中陳新甲

年然則自七年召見時輅後至此十五六年未嘗與羣
臣相見也徐溥傳宏治十年帝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
健謝遷面議諸事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
商輅等後至此始再見舉朝詡爲盛事然終溥在位亦
止此一召而已云云是成化七年至宏治十年兩朝天
子與廷臣不相見且二十五六年也劉健傳帝自召對
健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久數召見大臣欲以次
除弊遂召健等時時進見左右竊從屏間聽但聞帝數
稱善計是時已在宏治十五六年間閣臣始得頻見未
久而孝宗崩武宗嗣位初與劉瑾等八人昵繼與江彬
等昵色荒禽荒南北遊涉至使谷大用等守居庸不許

羣臣出諫則其時廷臣之不得見更不待言世宗初亦尙勤於治然鄧繼曾傳云嘉靖三年帝漸疏大臣政率內決是臨政未久即已疏大臣也十一年正月祈穀郭勛攝事則郊祀已不躬親也二十一年因宮婢之變移居西苑則并大內亦不復入也丁汝夔傳俺答薄都城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奏禮部尚書徐階固請乃許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而已按是時嘉靖二十九年本紀特書始御殿明乎前此未嘗見羣臣也以後亦更無有召見之事穆宗嗣位臨御日淺周宏祖疏言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政事鄭履亦疏言

至巡撫者隆慶中海瑞萬歷中張守中艾穆而已按宣德正統成化開乙科尚有至大官者如魏驥年富曾試副榜王尚書石璞由舉人至尚書楊信張驥彭誼皆由舉人至巡撫新鄭傳所云乃中葉以後事也蓋魏驥諸人多永樂宣德中舉人其時尚不拘資格故得進身迨甲科盛行而驥等官位已崇故不能屈抑耳至崇禎中破格求才舉人中凡得十人自新甲外邱民仰宋一鶚何騰蛟張亮以忠義著劉可訓以武功聞劉應遇孫元化徐起元邱禾嘉皆以勤勞顯見禾嘉傳而明已末造矣是時朝廷方破格用人而吳執御以兵事急猶請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科賜璽書俾練民禦寇見吳執御傳可見風會所成見聞久習雖以朝廷風旨且不能驟變也厥後牛金星以舉人降李自成勸自成重用舉人賊所至獲舉人輒授以官有舉人李得笥者被執不屈死或告賊曰此舉人也賊將懼藥

其屍而去金星之令如此說者謂其久困乙科故藉是以洩憤云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

前明中葉以後諸帝罕有與大臣相見者明史萬安傳成化七年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於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日召對并戒初見情意未洽勿多言及期時輅及安同進見甫奏一二事安遽呼萬歲欲出時等不得已亦叩頭出中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爲萬歲閣老自是帝不復召見大臣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帝安輒止之按尹直入閣乃成化二十二

陛下御極三年會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否是隆慶初已不復見大臣也神宗初年猶有召見大臣之事張居正傳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畢以給事中所陳災傷疏奏上又居正服闋帝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自萬歷十七年以後漸不復見廷臣本紀書是年三免陛授官面謝自是臨御遂簡王家屏傳云家屏服闋召入閣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爲言帝乃于萬壽節強一臨家屏又請勤視朝帝爲一御門自是益深居不出家屏疏言臣一歲間兩覲天顏而已按家屏服闋入閣十七年事也本紀又書十八年正月始召見申時行等於毓德宮出皇太子見之七月召見閣臣議邊事萬国欽傳萬歷十八年以火落赤諸部犯边帝召見申時

行等于皇極門蓋卽七月中事一歲中兩見閣臣至特書之以爲異事十九年四月享太廟自後廟祀皆遣代則十九年以後太廟亦不親祭矣二十四年大學士趙志皋請視朝發章奏不報直至四十三年以挺擊事起始召見羣臣於慈寧宮蓋自十七八年至此凡二十四年羣臣始得一望顏色耳馬孟止傳萬歷三十九年怡神殿火孟正疏言陛下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恃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未知果達御前否吳道南傳萬歷四十一年道南以大學士入閣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乃莅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同官方從哲以爲言帝令先視事迨挺擊案起

慈寧宮召見羣臣道南始得一見自是亦不得再見云本紀又書四十七年羣臣請視朝行政不報四十八年南京科道言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亦不報則自四十三年梃擊事一見羣臣後終神宗世不復有召見之事也光宗短祚僅于彌留召見劉一燝等熹宗童昏爲權閹所蔽固無論矣統計自成化至天啟一百六十七年其間延訪大臣不過宏治之末數年其餘皆廉遠堂高君門萬里無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神宗初即位高拱請絀司禮權還之內閣是內閣且聽命于司禮監矣倦勤者即權歸於奄寺雙倖獨斷者又爲一二權奸竊顏色爲威福而上不

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誠不可解也

萬歷中不惟不見羣臣又有聽大臣自去而不問者本紀三十七年九月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九年十月戸部尚書趙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正月吏部尚書孫丕揚拜疏自去九月大學士李廷機拜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孫瑋拜疏自去九月吏部尚書趙煥拜疏自去四十二年七月禮部侍郎孫慎行拜疏自去朝廷既不聞追詔又不聞詰責聽其自來自去而不問古來所未見也

按三十五年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宜候命

不宜聽其自去則三十五年以前撫按官已有投劾

自去者不自三十七年始也